

文化交流將成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引擎

李 鋒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者



■李 鋒



「一帶一路」沿線是世界上典型的多類型國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區域，加強文化交流有利於增強各方的文化認同感，推動各種文明互學互鑒，是促進沿線國家民心相通的有效方式。通過搭建多層次的文化交流平台，開展多領域的文化合作，有利於開闢一條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開展平等合作、共享發展成果的有效途徑。

文化的影響力超越時空、跨越國界，是「一帶一路」的靈魂。加強文化交流，能使文明之花成為增進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進步的紐帶，維護世界和平的潤滑劑，促進「一帶一路」的美好願景早日實現。

聯通民心 促文化互學互鑒

文化交流是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的有效方式。「一帶一路」是世界上典型的多類型國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區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國誕生於此，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世界主要宗教發源於此，文化合作潛力巨大。沿線國家人口眾多，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俄羅斯都是世界上人口超過1億的大國，民族眾多，文化底蘊深

厚。同時，「一帶一路」的多樣性文化也為這一地區帶來了尖銳的宗教矛盾和激烈的文化衝突，成為建設「一帶一路」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文化交流具有促進各國人民互相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獨特作用，加強文化交流有利於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心相通。

文化交流是促進「一帶一路」不同文明互學互鑒的重要途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歷史上創造出了形態不同、風格各異的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寶庫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帶一路」通過傳承和弘揚古絲綢之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神，倡導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能夠以文明互鑒取代文明對抗、文明衝突，促進各種文明共同發

展。「一帶一路」通過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文化交流，可以使沿線各國吸收外來文化的合理內容，將不同文明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轉化為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活力和動力。

搭建多層次平台 實現文化共同發展

建設「一帶一路」需要搭建多層次的文化交流平台，推動各國文化包容發展。豐富上海合作組織、東盟、阿盟等多邊組織中的文化交流機制，有利於增加「一帶一路」人文合作的內容。完善「一帶一路」國家間的官方文化交流體系，有利於長期開展文化年、藝術節、電影周和旅遊周等文化交流活動。豐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間文化團體的交流機制，有利於為民間文化交流提供更好的平台。發揮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亞歐博覽會、中國—南亞博覽會等展會平台的作用，有利於沿線國家深入開展更多的文化交流活動。

建設「一帶一路」需要開展多領域的文化合作，促進各國文化共同發展。積極深化教育領域合作，各國每年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學生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有利於資助優秀人才出國研修。積極擴大文化旅遊領域合作，互設文化中心，聯合舉辦「絲綢之路文化之旅」、「絲綢之路藝術節」等活動，有利於促進

各國旅遊業的快速發展和文化交流。積極開展體育交流活動，有利於促進「一帶一路」國家體育事業共同繁榮。積極發展文化貿易，通過發展文化產品國際電子商務平台、互設文化貿易中心等方式，有利於推動各國文化產品「走出去」。

建設「一帶一路」需要尊重各國人民的宗教信仰，促進各國人民和平友好。老撾、緬甸、柬埔寨、泰國是小乘佛教主導的國家，斯里蘭卡的佛教徒有七成之多，印度的印度教徒接近八成，印尼、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國分別是世界前四大穆斯林國家，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家的穆斯林人口均佔九成以上。「一帶一路」沿線各國需要加強文化交流，幫助「走出去」企業全面了解當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風俗，指導企業學會與各種各樣宗教信仰的人打交道，使沿線各國人民相知相交、和平友好。

「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之路，同時也是文化之路。加強文化交流，促進文明互鑒，有利於增強各方的文化認同感，開闢一條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開展平等合作、共享發展成果的有效途徑。

北京盛大閱兵 傳遞中國聲音

李鑒麟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 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北京市政協委員



■李鑒麟

作為維護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最佳體現。

大閱兵展現新時代三軍風貌

是次北京大閱兵，再次向世界展示我國軍隊風采，證明人民解放軍具有強大的戰鬥力及凝聚力。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自上任以來，深化改革，勵精圖治，嚴懲腐敗。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更是狠抓軍隊廉政建設，將貪污腐化者從軍隊中剔除出去。部隊的廉政建設，既體現了中央軍委領導依法治軍、從嚴治軍的信心，更維護了部隊的穩定和國家的軍事安全。透過是次閱兵，三軍將士向全世界一展新時代中國軍人昂揚向上的積極風貌以及扎實沉穩的軍事作風，激發全國人民無限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另外，是次閱兵亦向外界傳遞中國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維護世界和平的決心。眾所周知，近年來中國同周邊國家在海上領域的糾紛日趨增多。尤其是釣魚島及南海爭端，時令周邊地區局勢緊張，亦對我國的海上領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美國實行「重返亞太」戰略後，聯合盟友國對中國實行多方位的圍追堵截，對亞太地區的戰後格局和平穩定局勢更是徒添不穩定因素。中國通過大閱兵展現的強大的武裝力量，正是震懾任何反和平、挑起不義戰爭勢力的有效打壓力。此次大閱兵，參閱的84%武器裝備均首次亮相，屬我國自主研发，技術水平在國際上也是首屈一指，一展我軍提出「科技強軍」以來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其中二炮部隊展示的東風5B、東風21D、東風41等七種導彈武器裝備，全面集中地展示了中國導彈的先進水準，具有令世界不可小覷的戰術威懾力。

中國不稱霸，但中國軍隊必須強大。筆者相信，我們的人民解放軍有能力，也有實力保衛我們的國家長治久安，守護我們的香港繁榮穩定。面對新安全形勢考驗，我們的人民軍隊一定能以不驕不躁、樸素務實的作風，持續提升戰鬥力，增強凝聚力，更好地守疆衛土，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更多貢獻！

兩岸未來不應還是「卿卿我我」

紀碩鳴

台北市長柯文哲訪問上海後回到台灣。他表示所提出的「一五新觀點」在未來時間此觀點會是兩岸交流的新方向與基礎，主因在於各黨各派不敢說可以接受，但至少可以忍受，讓大家可以上面交流。柯文哲雖然不是民進黨成員，但綠的色彩還是相當明顯，在選台北市長時，他還被曝曾自稱是「墨綠」。無可否認，站在綠營的「台獨」立場，柯文哲的「一五新觀點」對兩岸未來的發展有善意，值得肯定。但此說仍停留在情感層面，卿卿我我的不涉及原則，對已經有眾多成果的兩岸關係，未來停留在這一層面，那只是倒退，或者是止步不前。

因為是今年2015年提出了柯文哲的兩岸關係論述，所以他稱之為「一五新觀點」。今年3月，台北市長柯文哲試圖繞過「九二共識」論述兩岸關係，內容是：「尊重兩岸過去已經簽署的協議和互動的歷史，在既有的政治基礎上，以『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的原則，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精神，促進交流，增加善意，讓兩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來。」

從論述上來看，柯文哲並沒有惡意，還力圖突顯感情色彩，但他提的四個「互相」、他說的「兩岸一家親」、他講「讓兩岸人民去追求更美好的共同未來」等，在國民黨執政時，兩岸領導人都已經講到耳熟能詳。所以，我認為，柯文哲有善意，但並沒有新意。

即使這樣，柯文哲的「一五新觀點」要推行起來還是很難，難就難在脫離了兩岸目前的現狀。兩岸各政黨關係的現狀是各自在堅守自身的「原則」不放鬆。北京強調「九二共識」，強調「一中」，強調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台北國民黨強調維持現狀，強調「一中各表」；民進黨還保留着「台獨」黨綱。尤其是和民進黨，這三者的交點都沒有，甚至還帶有敵意。

柯文哲的「兩岸一家親」，首先在綠營中引起反響，民進黨的台南市長賴清德就認為，前提是大陸應撤除對準台灣的飛彈，否則這句話實在難引起台灣社會共鳴。賴清德還建議柯文哲想想「兩岸一家親是誰的義務」。

即使柯文哲打出柔情牌，想繞過敏感話題，但兩岸關係早已經過了卿卿我我，談情說愛的時候，早已是「兩岸狼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了。未來台灣無論誰執政都必須面對嚴肅的政治議題，不涉及兩岸「和平條約」、不講「政治互信」、迴避「一個中國」、兩岸關係很難往前推進。

站在台灣方面的立場，有人認為，柯文哲避開了一切政治話題，不碰「統獨」議題比藍還溫和比綠更務實，但事實上，柯文哲的論述不是很明顯的在繞開什麼嗎？柯文哲率團前往上海參加雙城論壇時，上海市長楊雄在晚宴快結束時提出「九二共識」，柯文哲則以「兩岸一家親」回應，他主張兩岸民間交流，只要有助兩岸和平發展的，他都贊成。

柯文哲看來還是想極力繞開兩岸曾經都確代表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面對選舉的兩岸關係議題，就想繞開「九二共識」。她提出「維持現狀」，卻迴避「九二共識」，不願承認「九二共識」的現狀，因為民進黨的黨綱中還保留着「台獨」的追求。蔡英文是民進黨主席，如果接下來的「大選」中勝出，「台獨」黨綱不廢不凍，大陸就不會與台灣有正常關係。

國民黨執政，兩岸有很多互動和開放的條款，包括外交休兵，給台灣一定的國際空間，都是因為國民黨承認「九二共識」，承認「一個中國」。如果由背着「台獨」黨綱的民進黨執政，原來的基礎和現狀都改變了。

柯文哲想為蔡英文的兩岸政策補台，為蔡英文迴避「九二共識」的兩岸政策背書是煞費苦心，但需要明確的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九二共識」。想繞過「九二共識」，就是想繞過一個中國，涉及到這樣的核心利益，北京不會善罷甘休。

「適度有為」配合經濟發展新態勢

鍾樹根 立法會議員

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必須保持與時俱進，以配合經濟形勢變化。隨着自由市場的日漸成熟，香港經濟漸衍生出產業分佈過分單一，行業壟斷窒礙青年一代創業向上流動等亟需解決的問題，政府此時「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發展，幫助本地企業更好地利用及融合到國家發展戰略中，既是回應經濟發展新態勢所需，更是施政團隊負責任的表現所在。香港經濟若要再次騰龍躍飛，視乎社會及商界能否拋開「積極不干預」的心結，以新思維迎接新發展模式。

經濟政策須配合發展需要

了解香港歷史的人，都知道港英年代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是香港經濟得以高速發展的原因之一。「積極不干預」的構思來自財政司郭伯偉，其繼任人夏鼎基正式將其列為政府奉行的經濟政策。「積極不干預」政策自上世紀80年代確立以來，在香港走過數十年，早前特首梁振英接受新華社訪問時指出，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港府發展經濟須放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適度有為」地引導和配合企業發展。而事實上，「積極不干預」政策被港府摒棄已非一朝一夕，早於2006年時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已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現在奉行的是「大市場，小政府」。由港英的「積極不干預」到曾蔭權的「大市場，小政府」，再到梁特首的「適度有為」，可見特區政府的經濟政策一直與時俱進。

有政黨批評梁振英放棄「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直接介入市場運作，有可能會動搖香港自由經濟市場成功

的基石。對此筆者未敢苟同。首先，特首所說的「適度有為」並非等同計劃經濟，港府仍然是以市場主導為大原則；再者，隨着時移勢易，經濟環境的轉變，即使「神聖不可侵犯」如聯繫匯率，也有要求檢視的呼聲；所以我們不能抱殘守缺，一成不變死抱某條定律而不放。

「適度有為」回應經濟發展新問題

無庸置疑，「積極不干預」思維對上世紀經濟剛起步的香港而言，是一招有利於吸引外資、鼓勵投資、創新產業的策略，它使當年香港的經濟發展百花齊放，紡織、製衣、玩具、塑膠、電子等製造業享譽亞洲，轉口商貿蓬勃，令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

但時至今日，香港已經是成熟經濟體，而且近十年更出現產業過分單一的情況，整體經濟只依靠金融、地產、旅遊等支柱產業支撐；連鎖式集團或大企業壟斷某些行業的情況趨普遍，下一代青少年要創業和上流並不容易。在此情況下，若政府仍然堅持「積極不干預」政策，袖手冷眼旁觀市場力量去決定一



■鍾樹根

切，這對商界和年輕人而言，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況且自回歸以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日益密切，從「十二五規劃」開始，香港的發展已經與內地唇齒相依；由以往的「大珠三角融合」、到「西部大開發」、再到近期的「一帶一路」戰略，香港若不及時趕上國家發展的高速列車，將有被邊緣化之虞。而要參與「一帶一路」、「企業走出去」等經濟策略，由於涉及國與國之間的外交等複雜和高層次工作，沒有政府的適度參與和穿針引線，單靠企業自身「單打獨鬥」的去開拓商機，難度十分高。因此，梁振英多番提出「適度有為」的主張，實際上是回應香港經濟發展新態勢所需。筆者認為，除了「一帶一路」外，要在香港開發其他新興產業，政府的「適度有為」協助也必不可少，例如文化藝術、藝術品策展拍賣、電影、藥品檢測研發、創新科技等，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資金援助在初期也很重要。

亞洲區內新加坡及南韓的經濟發展令人刮目相看，但兩者成功的背後皆有政府身影存在，例如南韓的電訊科技和韓流文化得以席捲全球，當地政府的協助和推動功不可沒。前車可鑑，香港經濟若要再次騰龍躍飛，端視乎政府及商界能否拋開「積極不干預」的心結，以新思維迎接新發展模式。

索羅斯資助港大法學院所為何事？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港大法律學院前院長陳文敏的遴選風波，搞得香港社會滿城風雨，當中一個原因正是港大法律學院於陳文敏治下，在違法「佔領」行動上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背後涉及的外國「黑金」，更是至今都疑雲重重，令外界驚覺本來為香港培育法律工作者的學術園地，竟然成為了違法行動以至「顏色革命」的基地。

索羅斯重金打造港大「革命」基地

港大副校長遴選風波結果將於9月見分曉，港大校委會能否抵住政治惡浪，將關係大學的自主，全港市民都密切關注。但港大法律學院的政治風波仍未有止息之勢，據悉，國際金融大鱷索羅斯(George Soros)較早前與港大法律學院曾經商討資



■港大法律學院深陷「黑金」疑雲，至今仍未公開箇中內情，引發市民抗議示威。

助約1,000萬美元（約7,800萬港元），用作在該學院成立人權中心，但計劃後來有變，改為磋商資助有關研究項目，金額也大幅縮減至約1,000萬港元。有關資助仍在商討，目前未落實。不論是1,000萬美元或是港元，都是一筆很大的金錢。熟悉政治，尤其是在各地大搞「顏色革命」的索羅斯在香港投下重本，更找來港大法律學院合作，當然不是為了搞什麼人權研究，相信是看準港大法律學院在陳文敏治下的「歷史往績」，認為「奇貨可居」，所以才願意押下巨資合作，目的就是要香港成立一個「顏色革命」基地。

索羅斯不只是一個炒家，更直接涉足政治。有分析指，索羅斯多年來一直透過旗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OSF)，以及其前身的「開放社會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很大程度上在「顏色革命」背後推波助瀾。索羅斯曾在其傳記中不諱言：「『革命』不應被引向防禦工事，不應在街道上，而應在平民的思想裡。這種『革命』是和平的、緩慢的、漸進的，但從不間斷。到最後，它終將導致『民主』在一些國家中誕生。」

事實上，在各地的「顏色革命」過程中，索羅斯的足跡處處。2003

年，格魯吉亞發生「玫瑰革命」，格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被反對派勢力趕下台後，曾引述消息指，索羅斯為發動「玫瑰革命」，拿出了250萬至300萬美元的活動資金。2004年底，烏克蘭爆發「橙色革命」。有美國國會眾議員作證時透露，索羅斯旗下基金會下屬的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在發動「橙色革命」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間美國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和烏克蘭開放社會研究所等民間組織，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超過6,500萬美元的政治資金，等等。

港大進一步深陷政治泥潭

「鳳凰無實不落」，現在索羅斯看準港大法學院，自然是認為法律學院有很大的政治潛力，可以作為未來再度發動「港版顏色革命」的心戰基地。確實，去年79天的違法「佔領」，港大法學院在陳文敏、戴耀廷等人的主導下，不但成為了「佔領」的後勤基地，更成為了宣傳基地。正是由於陳文敏此役「表現出色」，才得到索羅斯的青睞，尋求合作。然而，這種合作帶給香港大學以至全港社會的只會是災害，令港大繼續陷入政治風眼，令香港繼續風波不斷。單是打開了潘多拉盒子這一項，陳文敏已經沒有資格擔任港大副校長。而且，退一萬步想，如果他不是肩負政治任務，會這樣堅持不退讓嗎？